

吐崢嶸之高論，
開浩蕩之奇言

——
《莊子》導讀



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

黃智明

魯迅《漢文學史綱要》曾說：「（莊子）其文則汪洋捭闔，儀態萬方，晚周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。」郭沫若《魯迅與莊子》一文評《莊子》書，也說：「秦漢以來的每一部中國文學史，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響之下發展的。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，在中國古代哲人中，實在是絕無僅有。」《莊子》書的重要性，於焉可見。

莊子思想的核心是對無限精神自由的嚮往和追求。莊子的情感是對自然的至情，而不是對個人的私情。他的一生十分貧窮，但不追求富貴。他的性格純真坦率，不用心機，表現於文字之中，多不直接說理，而以寓言方式委婉述說。他的文章，汪洋恣肆，機趣橫生，具有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，有時像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，有時像萬斛源泉，隨地湧出（游國恩《中國文學史》），對後世文學創作，有至深至廣的影響。以下我們便從莊子的生平事蹟、《莊子》一書的重要篇章，及莊子文學特色等論題，略作介紹。

莊子生平事蹟及其處世哲學

根據司馬遷《史記》〈老莊申韓列傳〉的記載，莊子名周（前三六九年至前二八六年），戰國時宋國蒙（今河南商邱縣東北）人。與孟子（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）、惠施（前三七〇年至前三一〇年）同時，曾為漆園吏。楚威王聽說莊子賢能，派遣使臣帶著豐厚禮物，聘請莊子擔任宰相。莊子對使臣說：「你見過祭祀天地用的牲牛嗎？餵養好幾年，之後披上錦繡綢緞，牽進太廟當祭品，這時候，即使想

成為微賤的小豬，能辦到嗎？請快離去，我寧願在小水溝中自尋其樂，也不願被國君所束縛。」

類似的故事，亦見於《莊子》〈秋水〉篇：

莊子釣於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「願以境內累矣。」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「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，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」二大夫曰：「寧生而曳尾塗中。」莊子曰：「往矣，吾將曳尾於塗中。」

此外，〈外物〉篇記載的莊子衣敝屨穿過魏王、莊子往貸粟於河監侯，以及〈列禦寇〉篇的莊子以舐痔得車譏曹商、〈秋水〉篇的莊子以鴟得腐鼠說惠施，都鮮明生動的刻畫了莊子雖困窘織屨，槁項黃馘，卻仍堅持貧而非憊、厭棄祿利的志向與情操。

莊子認為，現實世界是一個混亂的世界，權力、金錢、名譽、成見等各種束縛，使人的純真本性受到禁錮；儒家的聖人試圖以仁義的概念來處理社會紛爭，卻反而擾亂了人心。矯正時弊的最好方法是物我俱化，泯除萬物間的一切差異，使不存在寵辱、貴賤、好惡、是非……等概念，所以《莊子》〈秋水〉篇說：「無以人滅天，無以故滅命，無以得殉名，謹守而勿失，是謂反其真」——不要用人為去毀滅天性，不要用造作去

破壞物理，不要犧牲德行去謀求好名聲。謹慎的持守自然的稟性而不喪失，這就叫做回復到天真的本性。在〈德充符〉篇，莊子更進一步論述不要用好惡之情傷害本心實質：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人故無情乎？」

莊子曰：「然。」

惠子曰：「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」

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」

惠子曰：「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」

莊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

惠子曰：「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」

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無以好惡內傷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精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。天選子之形，子以堅白鳴！」

莊子認為，在至德之世，生活自然而任情，與萬物同生，與野獸同處，立身天地之間，沒有欲望，沒有爭執，和樹枝一樣自然舒放，和嬰孩一樣純樸自得。這一思想，脫胎

於老子致虛守靜的觀念。《老子》第十六章：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，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。復命曰常，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全，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意思是說：要極力的回到虛靈的本心，要篤實的守著寧靜的元神。讓萬物如其萬物各自生長，我只靜靜的體會著生命的回歸。一切存在如此錯雜紛紜的生長著，它們總是個自回復到自家的生命本源。能夠回復到自家生命本源，這真叫做生命的回歸啊！回歸生命本身就叫常道，沒體會得常道，胡作非為，那就會產生了禍害。體會得常道就會生出包容，體會得包容就會變得廓然大公，廓然大公才得周遍完全，周遍完全才能自然天成。自然天成就能符合於道，符合於道也就能悠久無疆，終其一身也就不會有什麼危險了！（參見林安梧教授《老子道德經新譯暨心靈藥方》）

簡而言之，老、莊的終極思想，主要即在設法使人心能澈照萬物，而不隨物遷流；超脫一切差別對立，以涵融萬有；而達到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」的狀態。莊子在哲學上，繼承發展了老子的思想：老子崇尚無為，講究清虛自守，不與人爭；而莊子崇尚淡然曠達，追求萬物平等齊一，與逍遙無待的絕對精神自由。因此《史記》

〈老莊申韓列傳〉說：「其學無所不窺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〈漁父〉、〈盜跖〉、〈胠篋〉以詆訛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。」從上述的論證中可知，莊子並非僅對老子思想進行發揮，而是有其獨自見解，形成了其個性鮮明的哲學藝術特色（詳參方勇《莊子學史》）。

《莊子》重要篇章及其思想脈絡

古人著書，往往會在全書篇末撰述一較長的序文，說明本書的作意、取材及體例，如司馬遷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、許慎《說文解字敘》。序文的作用，等同導言的性質。《莊子》書沒有序文，唯〈天下〉篇歷敘墨翟、禽滑厘、宋鉞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駢、慎到、關尹、老聃、莊周、惠施各家學術思想，被近代學者視為《莊子》書的序篇，不讀〈天下〉篇，則不可以讀《莊子》，亦不可讀周末學術書（顧實《莊子天下篇講疏》）。茲將〈天下〉篇中論說莊周思想的段落，彙錄如下（據陳鼓應《莊子今註今譯》），以供參閱：

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，死與生與！天地並與！神明往與！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不儻，不以觴見之也。以天下為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；以卮言為曼衍，以重言為真，以寓言為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

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瑰瑋而連犴無傷也，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。彼其充實不可以已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為友。其於本也，宏大而辟，深閼而肆；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。

歷數莊子的思想脈絡、學說要旨、藝術特色，無不元元本本，得其竅竅，堪為讀莊書者初學入門之津筏，值得初學者細讀體會。

了解〈天下〉篇大要之後，須更進一步精熟《莊子》全書的重要篇目。今本《莊子》三十三篇，分為〈內篇〉七、〈外篇〉十五、〈雜篇〉十一。

一般認為，〈內篇〉為莊子所自著，是莊子思想核心；〈逍遙遊〉透過鵬與蜩鳩的對比，展現莊學的修養境界與工夫進路；〈齊物論〉強調以道來觀照萬物，則萬物無是非，無彼無此，能超越彼我，泯滅對待，便可齊同萬物，達到逍遙的境界；〈養生主〉說明處世、生活，都要遵循事物的規律，避開是非和矛盾的糾纏，能順應自然的變化與發展，便能與世推移，不為外物所滯累；〈人間世〉談論自處與處世之道，同時揭示「無用之用」、「虛以待物」的重要觀點；〈德充符〉藉王骀、申徒嘉、叔山無趾、哀駘它等外貌奇醜或形体殘缺不全之人，說明德的充實與驗證；〈大宗師〉描述道德與能力都達到頂點的真人或師者，其清心寂神，離形去智，忘卻生死，順應

自然的精神境界；〈應帝王〉主張「無心而任乎自化者，應為帝王」，寓托了莊子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。

至於〈外〉、〈雜篇〉，應是莊子後學及道家相關學者所作，有些段落尚且能夠貼近莊子原意，有些則偏離較多。其中〈秋水〉篇，前半部為河伯與北海若的問答語，後半部由六個寓言故事組成，通篇雄奇奔放，絢麗多姿，邏輯推理嚴密，極具獨創性；〈天下〉篇一文，記錄先秦諸子百家歷史淵源，並加以總結評論，在中國學術批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。

《莊子》內七篇，連同〈秋水〉、〈天下〉二篇，凡為莊學者不可不讀；其他篇章，可以根據讀者個人喜好，自行選讀。

《莊子》語言藝術及其文學特質

王國維〈屈子之文學精神〉一文說：「南人想像力之偉大豐富，勝於北人遠甚。彼等巧於比類，而善於滑稽，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，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，語久則有大椿冥歲，語短則有惠姑朝菌。……此種想像，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現之。」北溟之魚、蝸角之國、大椿冥歲、惠姑朝菌，都是出自《莊子》一書的寓言故事，其「瑰麗豐富的想像，出人意表的誇張，細膩傳神的描寫，以及充滿筆端、溢於言表的激情」（陳蒲清〈莊子寓言的藝術成就〉），凸顯莊子浪漫雋永的藝術特色。

寓言、重言、卮言是莊子獨創的語言表現形式。所謂寓言，就是出自虛構、別有寄託的語言；所謂重言，就是援引大家平時所尊信之人的言論；所謂卮言，就是去掉偏執、合乎自然的無心之言。莊子的寓言雄深雅健，峻潔精奇，上古傳說人物如離朱、喫詬、象罔、河伯、海若；外表殘疾怪異之人如王骀、申徒嘉、叔山無趾、哀駘它、支離疏；甚至夔、蛇、風、鵩鸞等自然品物，儻、忽、渾沌、罔兩、無為謂等抽象事類，都成為莊子敘事說理的題材角色。

莊子寓言的另一個特色，是創造了規模宏偉的寓言群——即圍繞某一思想概念而組織起多個寓言故事，這種篇章組織形式，對後來文學創作影響甚深。如〈人間世〉寫生於權謀險詐的動亂時代，面對人際關係的紛爭糾結，處世之艱難與對環境事態的應對處理之道。全篇分為七個段落，前三段假借顏回與孔子的對話、葉公子高出使齊國前問於孔子、及顏闔將為衛靈公太子傅而問於蘧伯玉等三事，說明與當權者相處的艱難，最後提出心齋、忘身、引達等方法，以去除求名鬬智的心念，虛心安命，使心境達於空明的境界。第四、五、六段，分別藉匠石與社樹、南伯子綦與商丘大木、支離疏為喻，說明在世人眼中「以為棺槨則速腐，以為器則速毀，以為門戶則液滿，以為柱則蠹」、「細枝拳曲不可以為棟梁，大根軸解不可以為棺槨，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，嗅之則使人狂醒」的不材之木，「頤隱於臍，肩高於頂，會撮指天，五管在上，兩髀為脇」的形體殘缺之人，正因為他們的無所可用，因而能免遭斧斤之患，不被當道者

所役用，反證出有才者因為才能害苦了自己的一生，不能享盡天賦的壽命便中途夭折。

又如〈山木〉篇，全篇由九個寓言故事組成，第一節由大木無所可用而見存，雁因不材而被殺，點出遠害全身之難。第二節透過市南宜僚勸魯侯捨去國位，拋開俗務，說明「虛己以遊世」，才能消除禍殃。第三節藉北宮奢替衛靈公募捐鑄鐘，以喻為政在於循任自然，回復真樸。第四節寫孔子圍於陳蔡之間，大公任前往慰問，曉喻孔子「自伐者無功，功成者墮，名成者虧」，唯有削除形位，捐棄權勢，方能免去憂患。第五節寫孔子問子桑雎，何以遭難之時，親交益疏，徒友益散？桑雎答以「以利益相合的，遇上困厄、災禍、憂患與傷害就會相互拋棄；以天性相連的，遇上困厄、災禍、憂患與傷害就會相互包容」，「沒有緣故結合的，也就沒有緣故而離散」。第六節莊子羈繒大布、正縻係履拜訪魏王，道出處於昏君亂相時代的困窘與無奈。第七節寫孔子處逆境而怡然自得，體運物之無常，故能安然順著自然而變化。第八節藉螳螂博蟬，異鵲又從後取之，喻示物類互相累害，是由於顧念貪欲而迷忘真性所致。第九節記楊子前往宋國，見旅舍主人妻妾，因而感悟修身涉世，不可不去除自我炫耀的心念。

《莊子》一書計有寓言二百餘則，大多被後人廣泛運用，如〈逍遙遊〉篇的「鯤鵬與學鳩」、「不龜手之藥」，〈齊物論〉篇的「朝三暮四」、「罔兩問景」、「莊周夢蝶」，〈養生主〉篇的「庖丁解牛」，〈人間世〉篇的「螳臂當車」，〈大宗師〉篇的「相啣相濡」，〈應帝王〉篇的「混沌鑿七竅」，〈胠篋〉篇的「盜亦有道」，〈天

道》篇的「輪扁斲輪」，〈天運〉篇的「西施病心」，〈秋水〉篇的「河伯與海若」、「井蛙與海鱉」、「鴟與鵙鷃」、「濠梁觀魚」，〈至樂〉篇的「鼓盆而歌」、「魯侯養鳥」、「百歲髑髏」，〈達生〉篇的「佝僂承蜩」、「呆若木雞」、「梓慶削鐻」，〈山木〉篇的「山木與雁」、「螳螂捕蟬、黃雀在後」，〈田子方〉篇的「失之交臂」，〈徐无鬼〉篇的「空谷足音」、「郢匠揮斤」、「許由逃堯」，〈則陽〉篇的「蠻觸相爭」，〈外物〉篇的「涸轍之鮒」、「得魚忘筌」，〈讓王〉篇的「隨珠彈雀」，〈列禦寇〉篇的「朱泚漫學屠龍之技」、「舐痔結駟」、「犧牛與孤犢」等，皆有可觀。

《莊子》讀本選介

《莊子》重要注釋甚多，茲舉簡明易讀、具代表的著作介紹如下：

王邦雄《莊子寓言說解》（臺北：遠流，二〇一五）

本書為作者演講講詞的結集，書的前半講有趣味性有啟發性的寓言故事，後半講有現代關懷的存在感受，是一本可以接引入門的前導好書。

陳鼓應《莊子今註今譯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二〇一一）

本書依據王孝魚校點的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本進行注譯，同時參考大陸及英、日

文出版的各種有關老莊校詁註譯的著作，對《莊子》進行詳細的註釋和考證，並附有白話譯文。

黃錦鉉《新譯莊子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一九七四）

本書參考引述前人時賢的著述，加以注釋、語譯，力求通俗易曉，以供初學莊子的讀者參考之用。

傅佩榮《莊子解讀》（新北：立緒文化，二〇一二）

本書取《莊子》三十三篇重新分段解讀，以白話取代一般讀本的註釋，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。解讀部份以哲學思辨為重點，引領讀者省思老莊哲學物我兩忘、順其自然的思想。

《莊子》對後世的影響

莊子主張順應自然，體認萬物齊一，重逍遙，貴養生。莊子所謂的道，「於大不終，於小不遺」（〈天道〉），廣大而無所不容，淵深而難以蠡測。〈知北遊〉篇記載東郭先生問道於莊子：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

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

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。」

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

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

曰：「在稊稗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

曰：「在瓦甕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

曰：「在屎溺。」

莊子認為「道」沒有作為，又沒有形跡，可以感悟卻尋不著它的端倪，可以信驗卻見不到它的實體。可是，「道」的存在，是真實的、確鑿的。它普遍存在於萬物之中，即使是螻蟻、稊稗、瓦甕、尿溺之中也有道。正因為莊子能用明靜的心境去觀照事物的實況，對於天地間一切自然生成的事物，皆抱持著一顆欣賞與接納的心，所以能在思想與藝術之間，達到與眾不同的境界。

後世文學家中，李白受莊子沾溉最深，其〈大鵬遇希有鳥賦〉：「南華老仙，發



天機於漆園。吐崢嶸之高論，開浩蕩之奇言。徵至怪於齊諧，談北溟之有魚。」這是李白最早名揚天下的文章。元代文學家祝堯《古賦辨體》評價李白此篇作品說：「太白蓋以鵬自比，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。……此顯出《莊子》寓言，本自宏闊，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，事與辭稱，俊邁飄逸，去《騷》頗近。」《莊子》〈逍遙遊〉寫鯤鵬，其要在表現自由自在、無所拘束的脫俗神采，這個形象，正與青年時期的李白，那種雋爽不凡、超逸豪放的情致，若合符節。其他如宋代黃庭堅的〈幾復讀莊子戲贈〉詩、羊令野〈秋興賦〉之七，明顯都是取材自《莊子》的思想和寓言。換言之，先要能夠熟讀《莊子》，自然「閱讀就有了標的，辨識就有了頭緒」。

